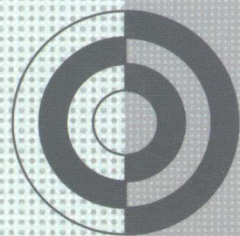


張
栻
集

四

〔宋〕張栻著
楊世文點校



理學叢書

中華書局



理學叢書

張
栻
集

四

〔宋〕張栻 著
楊世文 校點

中華書局

新刊南軒先生文集卷十六

史論

漢楚爭戰(二)

惟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，三王是也。高帝之興，亦有合乎此，是以能剪暴秦，滅強項，而卒基漢業。方懷王遣將入關，諸老將固以爲沛公素寬大長者，而心歸之，至於三章之約，其所以得乎民者深矣，此非其所謂仁者歟？予每愛三老董公之說，以爲「順德者昌，逆德者亡。兵出無名，事故不成。名其爲賊，敵乃可服」。三軍之衆爲義帝縞素，聲項羽之罪而討之，於是五十六萬之師不謀而來，從義之所感也。使斯時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

〔一〕該篇又見十先生奧論注後集卷三。

會，率諸侯窮羽所至而誅之，天下即定矣。惜其誠意不篤，不能遂收湯、武之功。然漢卒勝，楚卒亡者，良由於此名正義立故也。董公蓋深知其理，故其言又曰：「仁不以勇，義不以力。」自留侯而下，陳謀雖多，而皆未之及。嗚呼！董公其一時之逸民歟！

蕭曹相業

蕭何佐高帝，定一代規模，亦宏遠矣。高帝征伐多在外，何守關中，營緝根本。漢所以得天下者，以關中根本先壯故也，此何相業之大者。又何爲相之初，首薦韓信爲大將，而三秦之計遂定，此亦得爲相用人之體。曹參雖不逮何，然以摧鋒陷陣、勇敢果銳之氣，而使之治民，乃能盡斂芒角，以清淨爲道，遵何約束，不務變更，其人亦寬裕有識矣，此參相業也。然二子惜皆未之學。以高帝之資質，何不能贊取遠追三代之法，創業垂統，貽之後嗣？一時所定，未免多襲秦故，如井田、封建等事皆不能復古。在高帝之世，反者固已數起，此在何爲可憾也。至參但知以清淨不擾爲善，而不知呂氏之禍已復著見，當逆

〔一〕亦：原作「示」，據宋本改。

〔二〕爲：原缺，據宋本、四庫本、道光本補。

爲之處，以折其謀；惠帝憂不知所出，但爲淫樂，不聽政，而曾不能引義以強其君心，爲可罪也矣。

張子房平生出處

子房蓋有儒者氣象，三代之後未易得也。五世相韓，篤春秋復讎之義，始終以之。其狙擊秦政〔二〕，非輕舉也。其復讎之心，苟得以一擊而遂焉，則亦慊矣。此其大義根心，建諸天地而不可泯者也。子房之心，非以功利也，始終爲韓，而漢之爵祿不足以羈縻之，龜山楊先生論之詳矣。故予以爲有儒者之氣象，三代而後，未易多得，此其出處大致也。至於從容高帝之旁，其計策不汲汲於售，而所發動中節會，使高帝從之，有不庸釋者。蓋子房非有求於高帝，故能屈伸在己，而動無不得，此豈獨可以知計名哉！夫以高帝之英武，慢侮士大夫，其視隋何、酈食其、陸賈輩皆侮而忽之，至於如蕭相國之功，一旦下之廷尉，亦不顧也，獨於子房蓋敬而不敢慢，順而不可強，則以子房所守在義而不以利故爾。嗟

〔一〕秦政：原作「而政」，據宋本、四庫本、道光本改。

乎！秦、漢以來，士賤君肆，正以下者急於爵祿，而上之人持此以爲真足以驕天下之士故也。若子房者其可得而驕之哉？雖然，以高帝之英武，而能虛己以聽信子房，蓋亦可謂明也已矣！可謂明也已矣〔一〕！

王陵陳平周勃處呂后之事如何

人臣之義，當以王陵爲正。夫以呂氏之凶暴，欲王諸呂，其誰扼之！獨問此三人者，蓋亦有所憚也。非特憚此三人，蓋實憚高帝之餘威流澤之在天下也。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對，其言明切，固足以折其姦心，如砥柱之遏橫流也。使二子者對復如陵，吾知呂氏將悚焉若高帝臨之在上，且懼天下之變，或縮而不敢，未可知也。彼二子者乃唯然從之，反有以安其邪志而遂其凶謀，既分王諸呂，而呂氏羽翼成就，氣燄增長。然則呂氏之欲篡漢，二子實助之也〔二〕。予謂二子方對呂氏時，其心特畏死耳，未有安漢之謀也。退而聞王陵之責，顧高帝之眷，思天下後世之議，於是而不遑，則有卒安社稷之言耳。雖然，使二子

〔一〕宋本此後有「可謂遠也已矣」一句。

〔二〕也：原無，據宋本補。

未及施計，先呂氏而死，則是乃畔漢輔呂不忠之臣，尚何道哉！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疏矣。不遏之於爪牙未就之初，而救之於搏擊磔裂之後，觀其閒居，深念與劫酈寄入北軍等事，亦可謂窘迫僥倖之甚，夫豈全謀哉！酈寄不可劫，北軍不可入，呂須之謀行，則亦殆矣！忠於人國者顧如是哉？人臣之立朝，徇義而已，利害所不當顧也。功業之成，不必漸出於吾身也。義理苟存，則國家可存矣。借使王陵以正對平，勃又以正對呂氏一日而尸三子於朝，三子雖死，而大義固已立，皎然如白日，轟然如雷霆，天下之義士將不旋踵四面並起，而亡呂氏矣。安劉氏者豈獨二子爲能哉！使人臣當變故之際，畏死貪生，不知徇義，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于後，此則國家何所賴焉？亂臣賊子所以接踵於後世也。其弊至於如荀彧、馮道之徒，而論者猶或賢之，豈不哀哉！夫所貴乎權者，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。若狄仁傑是已。其始終之論，皆以母子天性爲言，拳拳然日以復廬陵王爲事。然其所以紆餘曲折而卒成其志者，則用功深矣。「潛授五龍，夾日以飛」，仁傑豈必功業於其身者哉！人臣之義，當以王陵爲正，濟大事者，當以狄仁傑爲法。

〔一〕顧：宋本作「斬」。

文帝爲治本末〔二〕

文帝初政，良有可觀。蓋制事周密，爲慮深遠，懇惻之意有以得人心之，三代而下亦未易多見也。文帝以庶子居藩國，入踐大統，知己之立爲漢社稷，非爲己也，故不敢以爲己私。有司請建太子，則先示博求賢聖之義，而又推之於吳王、淮南王；有司請王諸子，則先推諸兄之無後者而立之。其辭氣溫潤不迫，其義誠足以感人也。凡所以施惠於民者，類非虛文，皆有誠意存乎其間。千載之下，即事而察之，不可掩也。史於其編年曰：「帝既施惠天下，諸侯、四夷遠近驩洽，乃修代來功。」觀諸此，又可見其明先後之宜，而不敢私己，記〔三〕史者亦可謂善發明矣。其待夷狄蓋亦有道。以南越尉佗之強恣，自高帝猶難於服之，而帝特施恩惠，遣使遺以一書，而佗即自去帝制，下令國中稱漢皇帝賢天子，皇恐報書，不敢慢。予嘗詳味帝所與書，則知忠信之可行於蠻貊如此。書之首辭曰：「朕高皇帝側室子也，棄外奉北藩于代。」蓋後世之待夷狄，往往好爲夸辭，於是等皆在所蓋覆矯飾以

〔一〕該篇又見十先生與論注後集卷三。〔二〕記：原作「計」，據宋本改。四庫本作「作」。

示之者也，而帝一以其實告語之。彼亦豪傑也，見吾推誠如此，則又安得不服！故其報書首曰：「老夫故越吏也。」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爲諱，則佗敢以越吏爲歉哉？若吾以驕辭蓋之，則彼亦且慢以應我，必然矣。推此一端，忠信可行於蠻貊，可不信哉！以文帝天資之美，初政小心畏忌之時，得道學之臣佐之，治功之起豈不可追三代之餘風？惜其大臣不過絳、灌、申屠嘉之徒，獨有一賈誼爲當時英俊，而誼之身蓋自多所可恨，而卒亦不見庸也。故以帝之賢，僅能爲一時之小康，無以垂法於後世。如淮南、薄昭之事，未免陷於刑名之家，衰世之事。至於即位歲久，怠肆亦萌，新垣平之邪說故得以入之。然終以其天資之高，旋即悟也。其終詔有曰「惟年之久長，懼于不終」，蓋可見帝之能察乎此矣。嗚呼，亦賢矣哉！故予猶重惜其諸臣之無以佐下風也。

賈董奏篇其間議論孰得孰失

賈生英俊之才，若董相則知學者也。治安之策，可謂通達當世之務，然未免乎有激發

暴露之氣，其才則然也。天人之對，雖若緩而不切，然反復誦味^(一)，淵源純粹，蓋有餘意，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。讀其奏篇，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，而其平生出處語默，亦可驗於是矣。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，使其聽仲舒之言，則天下蒙其福矣，孰謂緩而不切邪？

武帝奢費無度窮兵黷武而不至亂亡前輩雖云嘗論之尚有可紬繹者^(二)

武帝奢侈窮黷之事，與秦皇相去何能尺寸？然不至於亂亡者，有四事焉。高帝寬大，文、景惠養，其得民也深，流澤滲漉，未能遽泯。非若秦自商鞅以來，根本已蹶，民獨迫於威而強服耳。此一也。武帝所爲，每與六經戾，夫豈真能尚儒者？然猶表章六經，聘召儒生，爲稽古禮文之事，未至蕩然盡棄名教，如秦之爲。此二也。輪臺之詔，雖云已晚，然詳味^(三)其辭，蓋真知悔者，誠意所動，固足以回天人之心。自詔下之後，不復萌前日之

〔一〕 味：原作「咏」，據宋本、四庫本、道光本改。

〔二〕 該篇又見十先生奧論注後集卷三。

〔三〕 味：原作「咏」，據宋本、四庫本、道光本改。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om>)

文档名称：《理学丛书034.张栻集 四》（宋）张栻 撰，杨世文 点校.pdf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om/post/3034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